

关于口头史学的一点看法

Amy Shuman

纵观口头文化和历史纪录片，口头历史发展分别着重强调了普通和重大的社会事件。口头历史学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口头信息作为历史内容传播的准确性，另一个是传播人的责任问题。这个领域中还充斥着大组织所倡导的研究方向，比如一个名为“The U.S.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Federal Writers’ Project”的组织。该组织创建于1935年，主要收集口头素材、生活小故事、和民间传说。

口头史学项目主要采集民间而非官方史学资料中记载的故事，但是官方和非官方故事的差异则推动了一些项目的工作进展。因此，某些口头史学研究确立了明确的社会改革议程。口头史学家对于他们自身与研究的普通群众建立的关系通常采取的是非中立态度。

Michael Frish于1990年提出了“共享特权”的概念，他试着回答了口头史学家与他们采访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口头史学家认为记录历史是一艘小船，经过了文化、政治能因素的雕刻渲染。他认为个体特权是船的一头，而另一头则是共同记忆。口头史学家一方面记录事件，同时也描述了事件被亲身经历和观察事件的群众概念化、特征化、并附以诠释的过程。口头史学家努力以复杂、甚至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事件为研究基础（比如：Portelli: 1991）。

随着叙述故事研究的深入，这一研究逐渐渗入到其他人文学科中，比如：文学、修辞、妇女研究、人类学、甚至是医学和法律。人们更多地通过个人的悲惨故事来描述社会问题。记载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和个人故事的纪录片导致了政治和历史之间产生了隔阂。关键问题是，这些故事的传播能否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高社会地位、或者是能否引起社会变革。如果这些故事的不断传播只是证实叙述者的边缘社会地位，而不是试图努力解决个人问题、或是促进社会改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成果仅是进一步牺牲了已经遭受迫害的人们的利益。

某些口头史学家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共享特权”（Frisch, 1992）、“自反”——这综合了研究的宗旨和目标（Frisch: 1992）、或是“对话性的叙述故事”——这其中包括了采访者和被采访者（Grele: 1994）。口头史学和其他叙述悲剧故事研究的不同点是，口头史学一般假设研究本身对于故事的解释存在争议性。虽然口头史学不仅仅承认了研究关系是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且它意在解决故事解释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故事代表含义的问题。口头史学家借鉴继承了以支持为基础的研究方式，并继续评估他们研究工作中的人文

参考文献

- Frisch 1990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rele 1994 Ronald J. Grele. "History and the Languages of History in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ho Answers Whose Questions and Why." In *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Ed. by Eva M. McMahan and Kim Lacy Roger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pp.1-18.
- Myerhoff 1992 Barbara Myerhoff, with Deena Metzger, Jay Ruby, and Virginia Tufte. *Remembered Lives: The Work of Ritual, Storytelling, and Growing Older*. Ed. by Marc Kaminsk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ortelli 1991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